

当代外国文学

生

〔俄罗斯〕瓦拉莫夫
小说集

他决定为道路，就在直穿过森林，半小时内，他明白他迷路了。
女人在到前所……男人在森林中不到三公里的地方，他迷路了。

著

余一中

译



生

——**瓦拉拉莫夫小说集**

〔俄罗斯〕**瓦拉拉莫夫** 著
余一中 译

译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4951

А. ВАРЛАМОВ
《Рождение》,《Дом в деревне》,
《Лох》

© 据《Роман - газета》(1997),
《Новый мир》(1997),《Октябрь》
(1995)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瓦尔拉莫夫小说集/(俄罗斯)瓦尔拉莫夫著;
余一中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1
(当代外国文学)
ISBN 7-5016-0182-8

I. 生… II. ①瓦…②余…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俄罗斯-现代②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964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生——瓦尔拉莫夫小说集
Sheng — Waerlamofu Xiaoshuoji
(俄罗斯)瓦尔拉莫夫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f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82-8/I·178

定价 19.80 元

前 言

自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以来,俄罗斯出现了一代“无所畏惧的”(《旗》杂志主编谢·丘普里宁语)青年作家。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就是这一代作家的优秀代表。

阿·瓦尔拉莫夫生于一九六三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八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与许多有着明显派别属性的作家不同,瓦尔拉莫夫似乎超脱于文学派别争论之上:他的作品既发表在“改革派”的《旗》、《十月》等杂志上,也发表在“中间派”的《新世界》上,甚至还发表在“保守派”的《莫斯科》杂志上。瓦尔拉莫夫至今已出版了三部小说集:《奥斯特日耶的房子》(1990)、《您好,公爵!》(1993)和《朝觐者》(1997)。有趣的是,各派批评家对他的创作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我们在这里选译了瓦尔拉莫夫的两部中篇小说——《生》(1995)和《乡间的房子》(1997)以及长篇小说《傻瓜》(1995),以期我国读者对这位俄罗斯优秀青年作家的作品有所了解。

中篇小说《生》是瓦尔拉莫夫的成名作,一九九六年获莫斯科《独立报》编辑部设立的反布克文学奖。

在《生》中,瓦尔拉莫夫如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样,并不直接描写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而是选取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生——加以描写。这里的生,既指父

母孕育、生育子女的过程，也指胎儿出生并艰难地生存下来的过程。而贯穿所有这些过程之始终的是爱与恨、生与死、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也就是说，瓦尔拉莫夫是一位善于在纷繁琐细的事情中表现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的作家。

瓦尔拉莫夫作品的中心是人，而他在刻画人物时，始终把人物的心理活动置于自己观察和描写的中心。在《生》中，作家对主人公夫妇——“他”与“她”两人的相貌、身材、衣着，甚至姓名等，只字不提，但对“他”与“她”的心理活动却不惜笔墨。我们从作家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他”娶“她”时的爱慕和虚荣心，“他”在婚后的生活中对“她”既怨恨又眷恋的矛盾与无奈，“他”在得知“她”终于怀孕后的惊喜与犹豫，“他”在“她”早产时的软弱和无助、恐惧和愤恨，“他”在与“她”共同抚育婴儿的过程中由怜爱到挚爱的感情变化。我们从作家的描写中还可以看到“她”对婚后冷淡了的丈夫的哀怨及自己离家出走的隐秘打算，“她”在发现自己怀孕后的谨慎和暗喜、担心以及迷信，“她”在妊娠时对胎儿的百倍关注和珍爱，“她”在产后抚育婴儿过程中对世界、周围的人和丈夫的态度、感情的变化。在心理描写方面，瓦尔拉莫夫无疑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优秀传统。我们在读对“她”在生育婴儿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时，真的会情不自禁地想像当年屠格涅夫问刚刚写完《霍尔斯托梅尔》（一译《马的故事》）的托尔斯泰是否当过马那样，问这位当代俄罗斯作家：“瓦尔拉莫夫先生，您大概怀过孕、生过孩子吧？”

《生》所描写的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凡人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而特定的历史背景——苏联解体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动荡与生活中的种种“世纪末”现象，则

是由作者寥寥几笔勾勒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所具有的那种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都极力提倡的“对现实的全面把握”。由于作者对人间诸事物之间的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和“她”的故事不是一对偶然选出的俄国夫妇的故事。这故事带有广泛的普遍性,即现实主义文论家们常说的典型性。这是九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俄罗斯家庭的故事。尽管这些家庭未必都在这一时期生育儿女,但千百万个俄罗斯家庭中的“他”和“她”都生活在世纪末的纷乱不安的气氛中,这一点则是一致的。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诗人季穆尔·基比罗夫的诗句来说,就是“我们在死亡,也在生活”。

《乡间的房子》是一部带有散文笔调的中篇小说。它拓展了瓦尔拉莫夫在《生》中作为插曲提及的乡间生活的题材。作者继承七八十年代苏联农村题材小说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我”在乡下买房、修房、居住的经过的记述,以抒情的口吻描绘了俄罗斯北方大自然的瑰丽景色,讲述了乡村居民田间劳作、采摘浆果、泛舟捕鱼的生活情趣与风习。

同七八十年代苏联的农村题材作家不同的是,瓦尔拉莫夫没有把乡村生活和乡村居民理想化。他站在世纪末的高度指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农村政策的失误: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毁坏了农村居民的个性,把农民推入了贫困和不文明的深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索取造成了农村居民生存环境的恶化;特权的存在导致少数“公仆”可以对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巧取豪夺而不受惩罚。凡此种种,导致了懒惰、不负责任、酗酒、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以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惟利是图等恶习在农村居民中广为泛滥。这一切成了作者和整

个俄罗斯的“心病”。

作者在《乡间的房子》中也塑造了正面人物形象：勤劳、正直、聪明、能干，一辈子没有加入集体农庄，始终与时髦的空泛口号格格不入的瓦夏爷爷；乐于助人，忠于职守，从不谋求私利的守林人秋科夫；“尽管失去了丈夫和一个儿子，却仍然无忧无虑，真诚待人”的老太婆妞拉等。

能否从事大型体裁文学作品的创作是衡量作家才能的尺度之一。长篇小说《傻瓜》证明，瓦尔拉莫夫具备了驾驭大型体裁、反映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能力。

《傻瓜》通过主人公杰兹金（即傻瓜）短暂的三十年人生经历，展示了当代俄罗斯的社会风貌。读者可以追循杰兹金的人生足迹，进入六十年代初苏联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了解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天真理想；跨入七八十年代的中等与高等教育机构，得知官方暗中推行的反犹太民族的政策；周旋于“停滞”时期的社会青年之中，听到“不知愁滋味”的他们“强说愁”时夸张而愤懑的批判；置身于偏远地区的军营之中，窥视苏军内部的腐败和反人道现象；漫游于八十年代上半期的俄罗斯大地，感受依稀尚存的古老的俄罗斯宗教气息，体察虽然不很自由却平静、安逸的“改革”前的民众心理；经历“改革”以来十余年的一桩桩重大事件——戈尔巴乔夫的上升、反酗酒运动、昔日禁书的回归、社会的分裂和激烈的派别争斗、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社会失控、“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新侨民浪潮……

所有这一切，作者都是用普通人的心灵折光加以表现的。换言之，作者在《傻瓜》中，用俄罗斯近三十年的政治事件为背景，描写了普通人的起居与工作，思考与恋爱，喜悦与悲哀，

等等。

谈到苏联与俄罗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事件,我们应当指出:瓦尔拉莫夫往往不是简单地给它们一个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而是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传统,竭力真实全面地再现生活的情景,让读者自己根据具有巨大阅读潜力的现实主义图画去认识生活,作出判断。

长篇小说的名称取自主人公杰兹金的绰号“傻瓜”,这使人不由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它也是以主人公梅什金的绰号为书名的。我们可以看出,杰兹金的身上有着梅什金公爵的许多优点:善良,单纯,忠于友情和爱情,追求公正和高尚。但他们都是世俗的现实无法容忍的悲剧性人物:梅什金无奈地离开了俄罗斯,而杰兹金则告别了人世。

另一方面,杰兹金的身上又有着许多他同时代人的特点。正像莱蒙托夫解释他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皮巧林时所说的那样,这个“主人公……是一幅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这是由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构成的肖像,这些毛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被作者不止一次称作“当代英雄”的杰兹金也是这样一幅“由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构成的肖像”。这些年来,几代俄罗斯作家都在学习莱蒙托夫的榜样,力求忠实地塑造各自所属的那一代人的肖像,那所谓的“当代英雄”:安德列·比托夫在长篇小说《普希金之家》中把主人公廖瓦称作“当代英雄”,马卡宁则干脆把他最近的长篇小说称作《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从杰兹金这一形象上我们无疑可以真切地看到瓦尔拉莫夫所属的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俄罗斯人的特点。这当然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俄罗斯。

宗教是瓦尔拉莫夫作品中经常描写的对象。如果说作家在

他的短篇小说《觐见者》中表现了对宗教传播者的批评与怀疑的话,那么在中篇小说《生》和长篇小说《傻瓜》中,作者则把宗教当做许多弱小无助的普通人在失去旧有的社会政治信仰后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这种变化是世纪末俄罗斯似乎很强劲的宗教热的反映。尽管如此,瓦尔拉莫夫对宗教仍旧只持一种冷静而审慎的态度。说到底,《傻瓜》中的杰兹金并没有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获救,倒是俄罗斯的大自然和俄罗斯的人文环境使女主人公卡佳在经历了与苏维埃官商没有爱情的婚姻和西方法律造成的噩梦之后重又获得了新生;《生》中的女主人公“她”的信仰与其说是对基督与圣母的信仰,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信仰,对人能够战胜一切灾难而最终赢得幸福的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拯救了现实中的一个“她”和一个“他”,使他们度过了儿子早产的困难时期。这种信仰和信念也将拯救由千百万个“他”和“她”组成的俄罗斯家庭,使他们度过漫长而痛苦的社会转型期。

瓦尔拉莫夫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仅注意“故事”的内容,还注意“故事”的形式。他的人物体系、篇章结构、生活图景和心理描写都明显受到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的影响,而他那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则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初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们的风格,阅读瓦尔拉莫夫的作品能使人感到心灵的震颤和审美的愉悦。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瓦尔拉莫夫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着力塑造优美的女性形象的传统。优美的女性形象在瓦尔拉莫夫的作品中是衡量男主人公精神水平的试金石,是拯救的力量,是激发男主人公个性发展、道德完善的动力,也是当今俄罗斯的象征。《生》中的“他”由于“她”的

信心和镇静才摆脱了“庸人的满足”和“未老先衰”，与“她”一起共同抚育他们的婴儿，争取他们美好的未来。《傻瓜》中的卡佳为拯救自己的初恋情人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从“西方梦”（无数俄罗斯人在九十年代初都曾做过这种梦）中醒来之后，最终在故乡的大地上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康复。《乡间的房子》中的老太婆妞拉尽管遭到丧夫失子的命运打击，却依然保持着纯朴、勤劳、善良的本性，“妞拉经历的事是那样的多，换上任何一个别人都会一蹶不振。妞拉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喜欢生气，但是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她穿着靴子，迈着小鸟一般轻松的脚步，拎着装红莓苔子的小桶，在沼泽地里走着——她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正是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才给瓦尔拉莫夫笔下并不令人愉快的九十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图景增添了许多亮色，也正是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所代表的优秀精神品德才给了俄罗斯民族以复兴的希望。

瓦尔拉莫夫是一位青年作家，他今后的创作道路还很长。我们相信，他的更精彩的杰作，或如俄罗斯文论界所说的他的“最重要的书”还在后面。但是发现、译介和出版一位俄罗斯文学新星的佳作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余 一 中

目 次

生	1
乡间的房子	105
傻瓜	177

生

第一部

1

胎儿在他生命的第五个月快结束时第一次在母亲的肚子里动了一下。他那柔软的小手和小脚早已触到了柔软的子宫壁上,但是在这以前手脚的动作太微弱了,所以女人感觉不到。现在她感觉到了轻轻的触及,便颤抖了一下,屏起呼吸等待着。胎儿又撞了一下,如果有人此刻看见了她的脸,那么即使他是非常冷淡的人,或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变得很冷酷的人,他大概也要原谅凡间生活中的一切不完善和不公正的事。但是除了那条皮毛蓬松的大狗外,谁也不可能看见她:丈夫到森林里去去了,在这宽敞的、带有秋天的凉意的住宅里,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这套住宅中的一切以前曾显得非常牢固、结实而又井井有条,可现在却慢慢地变得无人照料了。

女人三十五岁了,这是她第一次怀孕,她的年龄、不很理想的健康状况和单薄的身子骨使她深感不安。她主动而及时地走访了应该走访的医生,尽管他们都警告她,怀孕是很复杂的事情,也许她不会把孩子怀到足月,但是一开始谁也没说什么明显的坏话。

人们给了她一些在这种场合下常给的劝告,但是最近几个月,女人还是整日生活在犹豫和焦虑之中,她恐惧地关注着自己身体深处发生的情况。

由于焦虑和情况不明，她没有对任何人——无论是丈夫、母亲，还是最亲密的女友——说过自己怀孕的事，而是暗自保守着这一秘密，她害怕引出不吉利的后果，害怕不幸的事件，害怕过早的祝贺、打听和惊奇。

她结婚已有十二年了，亲人们和朋友们早先曾开玩笑地暗示过后代的事，但是后来慢慢地不谈这事了，他们早就深信，她是永远不会生育了。他们用自己那颇为得体的缄默，使她也相信了这一点，所以当她热切期待过却已不再期盼的事突然发生时，她浑身感到一种出自迷信的颤栗。很长时间都感到害怕，而且不敢让自己最终相信这一事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在那个阴森的、以前她总是回避的、带有“妇科咨询处”这一荒唐名称的机构里的人们向她确定了下面的事实为止：你怀孕了，大约八个星期了，你想继续怀下去吗？——那语气冷冰冰的，甚至有些不友好。她急急忙忙打断他们的话说道，当然，继续怀下去。这时，他们就对她客气一点儿了，带着在这个地方不常见的那种关心劲儿吩咐她一个月后去复查。

这一切在当时让她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更何况最近几年她和丈夫很少亲热。他们的婚姻当初与其说是出于爱情而缔结的，倒不如说是某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的结果，这婚姻早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往日的激情也变成了互相关心，而后来连这互相关心也消逝了。这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是是否可以避免，她不知道，但是她没有孩子这件事却不仅使她感到忧郁，还使她的生活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了。她从来没有和丈夫谈过这一话题，虽然她也想到，他同样也很痛苦，但全部罪过都在于她，或者她是不恰当地把这一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罪责可言的话。不过，她内心深处对于她为什么

这么久没能怀孕，却有自己的解释：他的父母、他、她的父母，大家都太盼她生这个孩子了，所以在亲热的时候，她从来放松不下来，也无法摆脱这一顽固的想法，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连夫妻关系对她来说也渐渐地失去了全部的美妙，而变成了一种枯燥的、令人疲惫的义务，而她又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这一义务。

也许，对丈夫来说，她是一个坏妻子，但是无论对他还是他的生活，她都感到索然无味。共同的生活好像是一种被迫的事情，所以不管她怎样企图使自己确信，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无子女家庭，但其中还有数十万个是幸福的，如果说到那些不幸的家庭，那也完全是出于其他原因，可这种推论却跟她无关。

丈夫从未说过不满意的话，他工作的时间很长，工作起来很投入，在假日和节日常常跑到森林里去，从那儿回来时总是精力充沛，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他用自己的方式对她表示关心，但是在她的脑子里却隐藏着这样一种想法：她早晚会变成独身一人。她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如果他有朝一日说他要离家出走，那她也丝毫不会感到惊奇。她甚至认为，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只是因为被错误理解的正派的概念在妨碍他，但是这一切都迫使她这个聪明的、心平气和的女人变得多疑、委琐，迫使她留心他打电话时说的话，迫使她在他晚回家的时候感到紧张，迫使她在令人厌恶的日常生活的烦恼中挣扎。

这种感觉就像他会背叛她的想法一样，是那样令人感到屈辱，而且也和他们本身的人格很不相称，以致她有时竟很认真地想：她应当首先离开，使她现在即使并不爱恋、却毕竟还尊敬的这个人获得自由。

她曾打算主动离开，因为现在做这件事比几年后要轻松得

多,那时她将变得更具有依附性,更加软弱,但是在她准备决裂的那个夏天,突然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嗜睡、疲倦、恶心,这些症状她以前也有过,她常常被这些症状所欺骗,误以为怀孕了,可后来却深深地失望了。这次真的怀孕闯进了女人的生活,迫使她忘掉了她所有的怀疑,忘掉了她未曾说出口的责备和打算。

对于她在夏天那几个月里的感受,最确切的表述应当是对于那仿佛是别人的、然而实际上却是自己身体的迅速变化和更为剧烈的心理变化所感到的恐惧。她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和不理解自己了:她常常想哭,她变得难以形容地怜悯她自己。她从来不曾感觉到自己如此缺乏保护,如此易受伤害,如此孤独,任何人都需要她,在她看来,周围的世界从来不曾如此充满敌意和残酷。她害怕长时间独自一人待在家里,害怕上街,害怕乘车外出。她总觉得:有轨电车会出事,地铁列车会燃烧起来,恐怖分子安放的炸弹会爆炸,杀人凶手或者强暴分子会在黑暗中袭击她。她不曾对丈夫讲一句自己的恐惧,只是本能地亲近他,虽然最近几年他只是用沉默使她感到恼怒。

照理说,这些现象是不会被关心的目光忽略的,但是她的丈夫太关心自己,无法注意到类似的奇妙变化。所以她一遇到他疏远的目光就自我封闭起来,把一切都埋藏在自己心中。她就像生活在一层蛋壳里似的,极其细心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走动时好像捧着一个珍贵的容器,就连盛着化验用的尿样的小罐子在她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们同胎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夏天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这年的夏天并不很热,但沉闷而潮湿,后来秋天到了,她才感到轻松一些。她再没有体会到一阵阵剧烈的不适,也没有昏厥过,她好像安心了,平静了下来。